

这片热土作证

樊荣

前不久,有幸在延安参加了集团公司组织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,期间更有幸去了延川县梁家河,从当年习总书记的“足迹”,遥想当时背景,下知青生活的不易和为之奋斗的非凡毅力,不由得使我回想起四年前,在蒙华铁路施工时,遇到的知青故事。

蒙华铁路全段开工是2015年8月,公司中标蒙陕段10标,地处延安市宜川县,我所负责的如意隧道全长11920米,其中进口和1号斜井主要是我较长时间坚守的地方,这里不仅可以用“山大沟深”来形容,而且还可“山高路远”来补充。工地所处的村子叫桌里村,当年北京知青为改变这里环境,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筑的小型水电站的主要工程——引水隧洞,这个水电站早已废弃,引水隧洞也已干涸,为确保铁路隧道的施工质量,设计方案要求,必须将该隧洞与正线隧道交汇处的断面长约30米范围,以同级混凝土回填密实。于是就有了更直接、更频繁地与桌里村老乡打交道的机会。

当我向桌里村支书,提出要将该隧洞中部封堵时,老支书眼睛湿润了,多有几许不愿。愣了半晌,才给我解释道,这么多了,虽然隧洞和破败的水电站机房都是“看物”,没有什么用处,但依然是桌里村几代人的精神依托。后来,经多次做工作,蒙华铁路如意隧道的设计质量措施是落地了,但当年带领乡亲们修建这个水电站(引水隧洞)的主人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,经过走访,工余和村里剩下不多的老人聊天,才有了如下的故事。

桌里村,宜川县,延安市,在那代人心中,他们称“他”是陕北农民的好儿子——张革。

张革,一个北京知青,他曾经的先进事迹和奋斗精神,曾传遍陕北的沟壑、峡谷、平川、丘陵,他用青春年华书写了一名优秀知青、共产党员短暂而光辉的一生。

1969年元月,满脸稚嫩刚满16岁的张革怀着纯真的理想和同学们一起,跋山涉水,翻山越岭,用五头毛驴驮着行李,爬过八十里崎岖山路,来到陕西宜川县后峪沟插队。后峪沟村仅十几户,一百多口人,耕地大部分在山坡,只有少量河滩地和盐碱洼地,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。然而,自从知青来到后,这个小山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

别看张革年纪最小,干活出力他冲在第一,张革爱学习、爱思考,被大伙称为“懂事的孩儿”。当别的知青为远离故土,忍受不了饥饿和贫穷,抱怨、忧愁、萎靡不振,或打架、斗殴,自甘沉沦,他却将艰苦、坎坷作为人生的一次历练。这里没有电,没有公路,几乎与世隔绝。他却虚心、认真、踏踏实实地向老乡学农活,记录每天的收获。他不怕

吃苦,始终与农民们一起挖渠打坝、平整土地。每夜夜来临,村民们都喜欢端着饭碗凑到张革住的窑洞,聊天、说笑、拉家常,干部们也喜欢在这里开会,张革就给大家讲外面的世界,京城的历史、现代的理念、各地的风俗,教村民认字,讲故事,学文化,唱歌曲,节假日还编排节目演出。知青们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欢乐,带来了文明,村里的老人们在知青带动下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憧憬。

插队几年,张革跑遍了周围的大小山头,考察地质地貌,记录水系分布、测量土壤密度,规划人居环境,研究果类种植,琢磨牲畜喂养,渐渐地张革心中开始为这个小村担当、谋划、做事了。三年农村生活,他成熟了,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。

凭着踏实、肯干、不怕苦,他被县里推荐去务工,临行时乡亲们含着泪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,他们不愿让这个“未来的领头人”离开。

1972年12月,张革同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工进了空军陕西武功5702厂,这是座落在关中平原花园式的大型军工企业,极有发展前途。进厂后,他刻苦学习,钻研技术,助人为乐,深受工友喜爱,不久,就入了团,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。虽说进了工厂,可张革的心一直牵挂着山村,他思念那里,怀念着父老乡亲。粮食够吃吗?年终工分多少?他盘算着如何尽早带领乡亲们脱贫。他利用空闲时间进书店购买农业科技书籍,跑西北农学院请教专家教授,他研究玉米、苹果、核桃品种的改良,收集地质、气候等资料,他要找出更适合陕北土壤的优质农作物。

进厂还不到一年,张革突然向厂领导提出辞职并要求返回自己原先插队的农村。消息传出全厂哗然,许多人理解,认为他头脑发热;有人当他的面骂他傻,拿自己前途赌博;甚至有人认为自己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张革耐心地将自己的想法向厂领导详细汇报,他的决心和诚恳感动了厂领导,厂里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并派专人送他又回到陕北农村。

宜川县委、公社和后峪沟乡亲们敲锣打鼓,张灯结彩为他组织欢迎大会,村里大伯大娘们含着泪迎出十几里外的队伍又将他接回了家。面对此情景,张革心里沉甸甸的,肩上的责任更重了,他要为这里撑起一片天,一片脱贫致富的天。村里的知青们都走了,困难更加艰难了,他孤身一人又住进了知青的窑洞,孤独、寂寞、冷清,情感和生活上的困难对他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乡亲们却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、爱戴和信任。

张革回村后入了党,自荐当上了村支书,积极组织乡亲们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,发扬延安精神打坝造田,改良

土壤,在原有的川地试种小麦,引进优良714号、延安15号,进行小麦品种改良,他每天钻在试验棚里对比水肥、密度、土壤、温度,经过几十天努力,终于试验成功又推广到其他村大面积种植,小麦亩产由原先的100多斤变成了400~500斤。紧接着,张革又带领乡亲们试种矮秆丰、矮秆旱、陕农1号、延丰5号玉米,探索科学密植,改变老式耕种,使玉米亩产从150斤增加到700~800斤。张革还引进蔬菜品种,北京的大白菜,心里美萝卜,山东的黄瓜、日本的豆角、法国的西红柿等。解放思想科学种田,全村粮食倍增,蔬菜丰收,彻底摆脱了缺粮、缺菜,乡亲们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。

1981年,张革带领村民考察寿峰山水源,请专家勘探、选址、设计,与村委其他班子商议利用仅有的水资源,建一个小水电站,于是他东奔西跑,多处请教,经初步预算,整个工程需资金约50万元。面对这个天文数字,张革没有退缩,他带着乡亲们的期望,托着带病的身体,冒着严寒酷暑,往返于北京—西安—延安和四川,饿了几口干粮,困了就在车站角落打个盹。他的真诚、执着和决心感动了所接触的人和有关部门的领导,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他送来电机、电线、照明设施材料和一辆汽车,部分资金,解决了发电站施工前期的紧缺物资。为了引水打凿这条300多米的隧洞,他组织青年突击队,没有任何机械设备,全靠人力和不屈的精神,点炮开山打洞,凿石建渠,每天自带干粮、咸菜和白水煮萝卜,几乎看不到一点油星。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许多年青人吃不消,动摇了。他得知消息,忍着病痛,拄着拐杖爬到山上,跪在地上搬石铲土,语重心长地说:“再坚持一下,不能停,后峪沟的电站就靠大伙了……”乡亲们感动了,纷纷围过来含泪扶起张革。张革经常说的一句话:“只要我活着,就一定要把水电站建成。”

1980年8月1日,整整用了5年时间建起一座15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,给山村带来了光明,带来了希望。

乡亲们将小水电站建成了,周边几个自然村也通了电,当打开电闸哗哗的清水汹涌流出时,乡亲们激动地欢呼、跳跃,淌下了幸福的泪水。

为了让村里人喝上干净水,张革请来了县水电局技术人员,找寻距村子3公里外的一眼泉水,清冽甘甜能供全村人饮用。他扛着锄头,钻山爬沟,组织大家架起1500多米的钢管,将泉水引进村子,并在村里建了蓄水池,又用塑料管把水引入村前村后,解决了全村的生活饮水。紧接着,张革又购回了地面接收设备和电视机。从此,贫瘠、闭塞的小山村有了欢乐,有了笑声,乡亲们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。

由于他的突出表现,张革多次受到

国家、省、地区、县的表彰,并被授予“全国新长征突击手”光荣称号,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,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、邓小平、胡耀邦的接见。

1981年张革被有关部门推荐到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系学习,可他放不下村里的事,人在课堂上,心早已飞回村里。还没完成学业,张革就在农大教授指导下在村山坡上栽种400多亩优质苹果和2000多亩核桃树。到1982年,他用了10年时间在黄土高原贫困山村安装了第一台电视插转机。1995年春节,村里人在他住过的土窑洞门上贴了一幅对联:“看看电视看录像莫忘知青,吃泉水吃苹果核桃惦念知青”,横批是:“张革京城佳节愉快”,以表达对张革的想念和感激。

张革经常对身边的人讲:“虽然我回到了北京,可经常梦到那里的山水、人情,回首往事,我无法选择,不后悔,不抱怨。因为我为那片土地曾付出过、拼搏过、成功过,我无愧于自己的人生……”

张革1990年运作、洽谈到1994年筹集资金与同村的知青姚立军在北京成立了一个“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公司”,1996年这个公司筹建并计划投资70万元为村里修一所现代化希望小学,修铺70公里公路。张革要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,文明理念,让第二故乡经济发展迈入新的台阶。

正当张革满怀壮志,奋发有为时,却突然病倒了。1998年2月17日,因长期负重、劳累、透支,张革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,不幸在北京病故,年仅46岁。

张革的亲人根据他生前的意愿:“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第二故乡宜川县寿峰公社后峪沟村”。当噩耗传到宜川后峪沟村,乡亲们根本不相信,全村人撕心裂肺地哭成了一片。

1998年8月30日,这个特殊、难忘的日子,凄婉的啜咽哀乐声,在群山峡谷上空悲怆回荡,四面八方赶来的数千名乡亲 and 干部,那堆积如山的花圈和缕缕漂浮的青烟,述说着对张革的无尽哀思。村里的大伯大娘们一遍遍喊着张革的名字:“咱娃,是为全村人累死的,用你年轻的生命换回我们的幸福生活。娃,你不孤独,我们会陪着你……”悼念的人全部“三鞠躬”后下跪,用最古老的方式为他送行。

张革,黄土地的儿子,你用青春、热血和生命感动了祖国,你是知青的榜样和骄傲,你承载着勤奋、执着,无私奉献的“知青精神”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你留下的这部部谈的无限韵味的巨著篇章不会因岁月的推移而改变,更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。

(作者单位:四公司)

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,更有苟且,把别人眼中苟且的人生活成自己的潇洒人生,惟有苏东坡。

苏轼,字子瞻、和仲,号铁冠道士、东坡居士,梅州眉山人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治水名人。20岁进士及第,43岁因“乌台诗案”开始被贬,一路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64岁常州去世,谥号“文忠”。

苏轼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像他这样诗情画意、满腔热情为国为民的天才诗人,遭受人生的种种折磨,而又以充满心灵的喜悦来看待和迎接各种挑战,不断超越自己,改变自己,苦中作乐,他的诗词也表达了这样的豪情和缠绵。

豪情四射,大帅风格——
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

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。”

诗人是个旷达之人,尽管政治上失意,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。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,词中虽然书写失意,然而格调是豪壮的,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。这也反映出他对功名、权力看作人生的幻光,看淡、不纠结,才是人间四月天。

面对、不避、迎接、坦然——
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无惧的人生,面对各种风雨,如同面对自然的风雨一样,我行我素,不畏坎坷,有晴天必然有雨天,本来就是正常变化,何必杞人忧天,在小雨中散步休闲怎么不惬意?雨后就会有彩虹!

有缘即见,无缘放手——

“一别都门三改火,天涯踏尽红尘。依然一笑作春温,无波真古井,有节是秋筠。

惆怅孤帆连夜发,送行淡月微云。樽前不用翠眉颦。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”

古井真无波?只是波澜不惊。经历了人生的惊涛骇浪,就觉得心如老僧入定,割舍在所难免,与其凄凄惨惨,不如依然一笑,人人都是天涯过客,擦肩而过,有缘相见,无缘别离,若是有缘,人生何处不相逢!若无缘,行人各有天分!

世事岂能尽如人意,但求无愧于心——

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

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、可与入言无一二。在被贬漂泊的路上,苏轼一直在想和兄弟子由见面,团圆,可是虽

回首还是苏东坡

张庆通

然都在山东,但是还是见不了面,这就是人总想办好一件事情,总是千方百计去克服因难想达成目标,可是如同月亮的阴晴圆缺,都难两全,即使如此,那何不忘却得失之心,从内心出发,祝福别人,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安善萨心肠,结善念之果,人在做,天在看,善念相伴一生,集福儿孙万代。

当局者不迷,旁观者不清——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,听见的不一定是假的,所思所想只是因为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角度,真与假、对与错、成与败,是不是有固定的答案?当局者迷、旁观者清,也许只是站位不同而已。

心安则身安,心静则神宁——

“常羡人间琢玉郎,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,风起,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颜愈少,微笑,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: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烦恼、惆怅、不舍、委屈或者高兴、欢快、欣慰,是因为没有把所在的地方当成了家或者觉得不是自己的家,就觉得如芒在身,如坐针毡,怎么才会有家乡的感觉?只能是心在这个地方,有心在的才觉得是安身之所——即使穷乡僻壤、草屋茅舍,粗茶淡饭,也觉得心安舒适,反之,即使玉宇琼楼、珍馐美味、龙袍加身,也觉得辗转难眠!

回味苏东坡,感慨苏东坡,谁言东坡苦,滋味百般浓!

(作者单位:厦门公司)



天山风光

陈静之 摄

光阴深处

罗东

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,我看见崔小九拿着尺子走出教室进了他的办公室去迎接家长。我只好推开门,当着大家的面悄悄地走进教室,走到座位旁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。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,掏出书,静静地等着崔小九来上课。

说起崔小九,他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,他是我嫂子的表哥,他家离学校二十公里,所以,平时吃饭都在我家,他晚上一个人不敢住,经常让我给他作伴。自从他考了25分,我就再也不去他那里住了,而且他还把这事告诉了我父亲。父亲呵斥我的时候他还拿着我家背谷子的绳子让父亲打我。碍于面子,父亲真的拿过来抽了我几下。所以,我比较记恨他。就在昨天,他还跑到我家要娶我妈做的土豆饼,而我没有跟他说话。我正在想过去的事情,教室里突然变得十分安静,等我回过神的时候,崔小九已经坐在讲台旁的凳子上了。和我目光交汇的那一刻,他微微一笑,我赶紧躲开。我看到他就在刚才换了身他从来没穿过的衣服,一身带着大条纹的小西服,脚上是平时那双有些磨损的旧皮鞋。我正在诧异,崔小九像刚才对我微笑那样,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:“同学们,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刚才村长拿来上级文件,让我们周围的五个自

然村的小学校合并到镇小学,我这位民办教师也要光荣下岗了……”我听了这几句话,心里突然开始万难难起来。我不该和他怄气,我从前没好好学习,旷了课去找鸟窝,去铁匠铺去捡废铁,去戏场卖瓜子,虽然再过几天我就小学毕业了,但我的数学依然很差啊!

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,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。轮到我回答数学题了。天啊,如果我能回答上来,也不至于考25分啊,我想的正是他想的,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,心里挺难受,头也不敢抬起来。我听见崔小九对我说:“我也不责备你,你自己的成绩自己知道,你一定够难受的了。”我不知道如何继续听下去,只是低着头不停地在本子上画“杠子”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已经下课放学了,崔小九瘫在凳子上,摆摆手示意我们放学了。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傻傻地问了一句“今晚去我家吃土豆饼吗?”

“去。”崔小九闭着眼睛长叹了口气,本来就有气管炎的他着实吓了我一跳,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教室。

之后的日子里,我恶补了一个礼拜的数学,小学考试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一分的成绩考上了镇里的初中。

再次见到崔小九是在离他家很近

的戏场里见面的,那天,他正和我哥在戏场里聊天,我和我的几个初中同学上蹿下跳地在戏场里蹦达。碰到崔小九倒是感觉到几份亲切,他没有问我学习成绩,这是我没有料到的,只是聊了一些家常,哥就让我到一边玩去,于是我在崔小九温和的目光中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

中学的日子,漫长而单调,我时常想起崔小九对我的教诲,那时候没有好好学习,没有听他的话,所以现在很吃力。听说崔小九不当民办教师以后也没什么营生,他爸给他找了个乡政府广播站放电影的营生,可能是养不活家里人,两口子天天吵架,加上他本来就身体不好,在我初三毕业那年夏天,崔小九都郁寡寡,终究还是离开了人世。

在这个初夏,我总是会想起光阴深处的一些事情,比如崔小九,说实话,我很怀念他——可怜的人啊!当民办教师那时候每月不足百元工资,放电影这个活计也就图个清闲,每天走街串巷也挣不来几个钱。前段时间听说他的女儿结婚了,而光阴深处的崔小九已经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。崔老师,岁月静好,不应有恨,您也应该是真正的“崔老九”了吧!

(作者单位:三公司)

芳草地